

中原書局編《藏文詩歌》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少数民族作家文库建设系列

主 编 ◎ 钟进文

执行主编 ◎ 扎巴

人生歌谣

德本加 ◎ 著

万玛才旦 ◎ 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

人生歌謡

RENSHENGGEYAO



德本加
方瑞才
译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歌谣 / 德本加著; 万玛才旦译. -- 西宁: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20-1694-2

I. ①人… II. ①德…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002 号

人生歌谣

德本加 著 万玛才旦 译

出版：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0971) 6138933
发行部 (0971) 612322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西宁德隆印刷厂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00 千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1500

书 号：ISBN 978-7-5420-1694-2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自 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满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让我局限于某个很狭小的环境。但是换个角度想,有时又觉得教师的工作和小说创作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这是因为教师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而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但是小说创作是一个把文字“形象化”的巨大工程,最后通过那些形象化的文字在读者心里引起一些共鸣。

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给自己冠以“小说家”这样一个称号。我无法确定自己写下的文字有多少的“形象”,也不知道这些“形象”能带给读者多大的共鸣。总之,我一直坚信不知是谁说的这句老话:“只要我们热爱劳动,什么都会好起来的。”因此,我总是利用一些空闲时间,重返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把那些曾经有意无意地藏在

心底的文字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写在纸上变成为“形象”。每当这些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些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写小说。我觉得“喜欢”或“不喜欢”只是一种心态在作怪,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但是我想说,我只是给那些长时间用情感培育的文字赋予生命的意义,然后呈现到了你面前。并不是我“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蹦出来,我“不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藏起来。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那些朋友的提问:“这是因为我对文字情有独钟。”

“文字”是最丰富多彩又最复杂深奥的事物。我是一个被“文字”的养分滋润过的人,因此对“文字”有很深的感情。经历了从盲目的人生到回头探寻人生意义的漫长旅程,我深深体会到了“文字”无可比拟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魅力。可以说这一切是我进行小说创作最根本的因素和动力。

也有人说我用“文字”构筑起来的人物身上似乎总是带着一种神性。对于这点,我始终固执地以为,青藏高原来就是人间天堂,我用“文字”构筑起来的人物身上带有一些超出常人的“神性”,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我说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天上”的。

简单地说,我一直坚信一个小说家必须是一个善于挖掘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小事物的人。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多余的话。

人生 歌 谣

目录 CONTENTS

| | |
|---------------|-----|
| 自序 | 1 |
| | |
| 人生歌谣 | 3 |
| | |
| “工具”手记 | 13 |
| | |
| 看家狗 | 31 |
| | |
| 哈巴狗收养记 | 39 |
| | |
| 老狗 | 69 |
| | |
| 枯叶 | 79 |
| | |
| 太阳落山时 | 95 |
| | |
| 三代人的梦 | 105 |
| | |
| 一个朦胧的黄昏 | 127 |
| | |
| 像是一天里的事 | 143 |
| | |
| 娜措吉 | 155 |

人生 歌 谣

目录 CONTENTS

| | |
|---------------------|-----|
| 狗,主人及其亲友们 | 169 |
| 火车 | 199 |
| 镜子 | 205 |
| 我要去找灭鼠药 | 213 |
| 我和收音机,还有我家的故事 | 225 |
| 光棍交巴的卓玛 | 231 |
| 村长 | 253 |
| 后记:德本加其人其文 扎巴 | 297 |



人生歌謡



1

尼玛大叔觉得自己终于老去了。

2

尼玛大叔七十岁那年的除夕，他从心底里感觉到自己最终也没能逃脱掉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

在他很小的时候，阿爸带他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路上遇见一些女人，总是免不了一些打情骂俏。当离开女人们继续寂寞的旅程时，阿爸总会唱起这首酒歌：

“噢耶——

赛马要在阳世上赛，

阴间里没有赛马的说法；

地方没有巴掌大，

哪有纵马驰骋的地儿。

.....

那时候他只是盯着牦牛们的屁股看，都忘记了策马扬鞭。他的阿爸是个远近闻名的歌手，他美妙的歌声只能用百灵鸟来比喻了。

3

尼玛大叔年轻时总是觉得阿爸的所作所为很可笑，但又觉得阿爸的歌声是那么的美妙。他常常想，生活总是充满了乐趣，而人生就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失，那首歌渐渐让他觉得很不安，有时候还会莫名地心慌。他蠕动着嘴唇反复地咀嚼那首歌。

4

他用手摸了摸布满皱纹的额头才突然记起明天就是新年了。

“啊啧，顿主怎么还没回来？”他坐在炕上自言自语着，突然觉得一阵心慌，不由地动了动身子。之后，又拿起放在前面的碗，喝了一口，放在地上，就坐着一动也不动了。

晚饭时，尼玛大叔还是像前面一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陷入了沉思。



“怎么了，顿主怎么还不回来？”不知道他这是在自言自语，还是说给自己的老婆子拉措听。

“早上不是说要住在他哥哥才项家里了吗？你怎么了？”

“噢，是是，我都忘了。那咱家什么时候做法事？”

“你不是说初五做吗？”

“嗯，嗯。”他像是记起了这件事似的点了点头。

晚饭后，尼玛大叔像往常一样捻着佛珠想着心事。偶尔蠕动着嘴唇发出一些含含糊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

5

村里的孩子们穿上新年的衣服三五成群地到每家每户拜年，小伙子们则骑上养了很久的马耀武扬威地在村子里穿行。

“大叔，新年好！”

“大叔，您好！”

“这是给您的新年礼物！”

尼玛大叔端坐在炕上，脸上显出平常很少见的微笑，点着头说：“呀，多了，多了，长命百岁。”

整个下午，从尼玛大叔家帐篷里传来的歌声始终都没有中断过。

“噢耶——

要唱歌就要在阳世上唱，
阴间里没有唱歌的说法；
阴间见不到任何人儿，
哪能唱着歌儿任逍遙。
……”

儿子顿主唱完之后，小伙子们都夸个不停。不知怎么的，尼玛大叔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突然间陷入沉思之中，呆呆地看着前面，也不再习惯性地捻动佛珠了。

6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些小伙子已经醉得站不稳脚跟了，有些则说着一些笑话逗大伙儿玩。

“大叔，我们走了。”

“大叔，再见。”

“我也走了……。”

不知道尼玛大叔是没有听到他们的话，还是没有注意到他们要走了，不说一句话。他像前面一样丢了魂似的在那儿呆坐着，偶尔蠕动嘴巴含含糊糊地重复着什么话。

顿主送走客人之后回来收拾桌上的东西，他把客人们喝剩的茶倒在火塘里收起了碗。



帐篷里一片沉寂。

“他们走了吗？”过了一会儿，尼玛大叔问。

顿主抬起头，知道了是在问自己就说：“他们走了。”

尼玛大叔捻动着佛珠念起了六字真言。

“他们来了你怎么不高兴了……”

“什么？不高兴？谁不高兴了？”他瞪了一眼顿主。

顿主正在准备着明天去舅舅家拜年的一些礼物，听了老人的话说：“那他们跟你道别的时候你怎么理都不理他们啊！好说歹说他们都是我几个最好的朋友啊，以后我怎么去见他们！”

尼玛大叔没有说话。他再次陷入沉思之中，偶尔蠕动着嘴巴。

7

尼玛大叔坐在帐篷外面的阳光里捉皮袄里的虱子。偶尔能听到一声念诵六字真言的声音。他没穿衬衣，他那干瘪的胸部和手臂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除了很谨慎地从皮毛丛中找出一个一个的虱子，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

六岁的孙子旺洛捉到了两只地鼠，在脖子上拴了一根细绳，当作驮牛牵过来说：“爷爷，你快看！”像是在炫耀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似的。

“那是什么？你那样欺负地鼠，到了阴间地鼠会来报复你的。”

“为什么？”旺洛抽了抽鼻涕，用天真的眼神看着老人。

“你是说为什么吗？”尼玛大叔睁大眼睛，尽量将手指伸直说，“每个人死后都要去阎王爷那儿，到了那儿你小时候造下的所有的孽就要由自己来承受，比如说，你现在弄死了一只虱子，到了那儿虱子就要反过来弄死你。”

旺洛害怕地把手指头塞进嘴里看了一会儿被自己牵着的两只地鼠，谨慎地说：“阎王爷住在哪里啊？”

“大概就在很西边的什么地方。”

“远吗？”

“不是这辈子能到的地方。”

“要走几天？”

“到不了，到不了。去去，去玩吧。”

8

下午茶时，尼玛大叔拄着拐杖进屋和家里人一起喝茶。他像平常一样把碗放在炕沿上想着什么事。一会儿之后看了一眼顿主，问：“今天初几了？”

“初三。不是前天才过的年吗？”

“噢，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摸了摸额头说，“是啊，咱家的事……”



顿主吃惊地看着父亲的脸说：“你不是说在初五吗？”

“是是，嗯，那明天下午你去请活佛。”

顿主不耐烦地点了点头，把火塘边上的茶碗拿过来，吹着气喝茶。这时，旺洛学着前天那些歌手们的的样子唱着歌进来了。

尼玛大叔停下喝茶说：“旺洛，你过来，爷爷教你唱歌。”

“你跑哪里去了，快过来喝茶！”顿主有点不高兴，瞪了一眼儿子旺洛。

“爷爷，我要学唱歌。”

“真的想学吗？可要记住了啊！”尼玛大叔把孙子拉到身边一句一句地教，让他一句一句地重复。

“在我青春年少时候，

没想过死后去哪里，

唱着小调虚度年华；

年老后突然想到时，

只有颓然空伤悲啊……”

小孙子拍着手跳起来说：“好，好，爷爷再唱！”

看着爷孙俩，家里人都惊奇得张大了嘴巴。顿主把旺洛拉到自己身边坐下，递给他茶碗说：“赶紧喝茶！”

第二天早晨，尼玛大叔突然间去世了。这时，地球之外某个虚空
中突然出现的一颗行星也开始了自己的运转，永远地……